

港台
武俠
精品

博覽

港台武侠精品博览

(第三卷)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梁羽生	还剑奇情录	1
梁羽生	萍踪侠影录	43
梁羽生	七剑下天山	82
梁羽生	冰魄寒光剑	122
梁羽生	冰川天女传	161
梁羽生	云海玉弓缘	201
单联成	导读	241

还剑奇情录

落日余霞散绮，晚风吹送轻歌。歌声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但却留不住山谷中一匹绝尘而去的骏马。

马上的骑客是一个丰神俊秀的白衣少年，他何尝不知后面有个策马追踪的少女在为他而歌，但他还是狠了心肠，纵马狂奔，不一时，便把那少女隔在几重山外了。

这少年叫陈玄机，他是负了师友的重托，要去刺杀一个在贺兰山中隐姓埋名、武功绝顶的高人。

眼见贺兰山的主峰已经遥遥在望，陈玄机心中不由一阵紧张。正在扬鞭策马之时，突兀前面一个浓眉大眼的少年将去路拦住。

陈玄机怔了一怔，拱手说道：“上官兄，幸会幸会”。那粗豪少年冷冷地问道：“韵兰呢？”陈玄机道：“在后面呢”。那少年剑眉一扬，脸色越发阴森，道：“她是追你来了。陈玄机，你给我回去。从今以后，永远不要负她。”

陈玄机下了马，低声说道：“上官兄，我知道你喜欢韵兰。”

那复姓上官，双名天野的少年迫上两步，道：“所以我不能

见她伤心，不能让你将她抛弃。”陈玄机苦笑道：“上官兄，你何必多所猜疑，令小弟难堪。我倒可以给你们做个红娘，成就这个美满姻缘呢。”

陈玄机自以为这是掏心剖腹之言，哪知道在上官天野听来，却是一种难以忍受的嘲弄。只听得霍的一声，上官天野拔出了一对护手钩，金光闪闪，迫到面门，喝道：“还不亮剑吗？”说罢，双钩一分，一招“展翼摩云”，左右合围。陈玄机不得已拔剑相迎。

这时，忽听得后面蹄声得得，隐隐可闻，陈玄机心道：“此时不闯过去，韵兰一来，就更麻烦了。”陡的精神一振，长身进剑。上官天野也是双钩霍霍，招数凌厉无前，几招过后，陈玄机已占得上风，突然间，钩光一闪，上官天野两柄金钩脱手，“登”的一掌拍下，正中陈玄机胸口要害，但听得陈玄机哼了一声，跌出一丈开外。

上官天野这一招本是想败中求胜，估量着最多只能将陈玄机迫退两步，却万万没料到他竟不加提防，给击中胸膛。上官天野也不禁呆了。突然，陡听得一声马嘶，一条黑影凌空飞起。上官天野料想不到陈玄机受了重伤，居然还能够飞身上马，转眼之间，这匹马已转过山坳去了。

“天野，你怎么能下这个重手？”只听得马鞭一响，萧韵兰已然飞马赶到，对上官天野说：“他受了此伤，怎么能杀得了云午阳。此人二十年前已是名震一时，现在武功更是深不可测了。”

上官天野怔了一怔，满面惊异地问道：“他为什么要杀云午阳？”

萧韵兰道：“二十年前张士诚与洪武爷在长江决战，兵败遭擒，被沉尸长江。但他手下的彭莹玉、铁掌石天铎和云午阳等却逃了出来。听说他的儿子也给石天铎救了出来。”

而这陈玄机的先人也是张士诚的部下，听说云午阳叛主求荣，陈玄机负了师友重托，非把他刺杀不可。”

上官天野问道：“云午阳的第一个妻子就是在那次长江之战中死的，他岂肯反过来扶助当今皇上？”

“你知道？”萧韵兰问。

“云午阳第二个妻子是我师姑”“你原来是武当门下？我却不知道？”

云午阳的续弦妻子乃是三十年前号称天下第一剑客的武当派掌门人牟独逸的女儿，上官天野称她师姑，那牟独逸自然是他的师祖了。可萧韵兰结识上官天野多年，却从未见他露过一手武当的剑法，便觉得事情出乎常理之外，怎么也猜想不透，虽不便再问，心上的疑云却是越来越浓了。

夜色更浓，山间明月冉冉升起，萧韵兰叹声道：“玄机受了重伤，在这荒山静夜，谁人给他看护？”

这话刚一出口，只见上官天野一跃而起，叫道：“兰，放心，我若不把玄机找回来，永不见你。”说话之间，背影已消失在黑夜密林之中。

冷月空山，凄凄寂寂，萧韵兰明知陈玄机的马是一匹宝马，这时已不知跑至何方，然而她还是循着蹄痕马迹，毫无希望地追踪寻觅。

陈玄机这时却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他被上官天野打了一掌，又挣扎上马，一路奔驰，但觉胸脯闭塞，脑痛欲裂，渐渐地神智昏迷。突然，他的马一个失蹄，将他抛落山涧中了。

不知过了多久，陈玄机好似从一个恶梦中醒来，睁眼一看，惊得霍地坐了起来，原来他发觉自己所躺的这个小屋竟同家里的书房一模一样。无论是窗外的梅影横斜，还是屋内书柜的位置，简直就如同回到了自己家一般。然而，他的家却还在千里之外呢。陈玄机睁大眼睛，再仔细一看，墙壁上挂有一幅长江秋夜图，气魄甚大，还挂有一把形式奇古的宝剑，这些都是他没有的。

“你醒了”。一个少女揭帘而入，眉弯新月，嘴绽樱桃，显得明艳照人，而又有几分稚气，顿时把陈玄机看得呆住了。

“多谢姑娘救命之恩，请问姑娘，这是什么地方？”陈玄机问道。

“这是我家呀。”

“我叫陈玄机，请问姑娘贵姓？”

“我姓云。你睡了一天一夜，该吃点东西了。”姑娘说着走了出去。

陈玄机心中一惊，这少女竟是姓云。难道……心中又自行开解道：“天下姓云的人不少，哪能有这般凑巧的事儿？”

陈玄机又看见那把宝剑，忍不住将它摘了下来，见剑柄上刻有“昆吾”二字，猛然想起他那文武双全的外祖父陈定方有一首诗便是专门咏这昆吾宝剑的。看那诗意，乃是外祖父的家传宝物。他问过母亲，母亲却回答得支支吾吾，而且脸上似乎露出悲伤的神色。陈玄机虽不便多问，但仍将此事记在心头。不想今天却在这个古怪的地方见到了这把宝剑！这是外祖父那把家传宝剑吗？还是屋主人从别处得来的？

这时，少女已端了饭菜进来，陈玄机不禁又怔住了，那两样小菜竟是自己最爱吃的。陈玄机胃口大大，一连吃了三碗，又将少女递过的一杯酒一饮而尽，但觉四肢绵软，睡意袭人。少女轻轻一推，他便倒在床上睡去。

这陈玄机出世之前便失去父亲，而他的外祖父陈定方没有儿子，所以他就改变母姓，承继陈家的香火。

陈玄机一觉睡到黄昏，醒来时，精神体力，已然恢复了许多，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少女是给他喝了一杯药酒，让他尽快恢复体力。

外面又传来脚步声，陈玄机只道是少女又来了，正待起身相迎，忽听得那脚步声不止一个，只见窗上映出两个高大的影子，其中一个笑着说道：“午阳兄，你这里真是可谓神仙洞府了。”

这人的话语极轻，但在陈玄机的耳中，却似焦雷盖顶。原来这两人之中，有一个就是他刺杀的云午阳。敢情这里就是

云午阳的家！

窗外灯光一闪，那少女提着灯笼迎了出来，云午阳道：“孩子，这位是罗伯伯，锦衣卫总指挥罗金峰。”

陈玄机听了心头一沉，云午阳果然是背叛故主，和朝廷的显贵勾搭在一起了。突然他又听云午阳问道：“素素，谁在这书房里？”

“是一个受伤的少年，好象是内家掌力的重伤，我给他服了三颗少阳小还丹和一杯琼花天香回阳酒，现在只怕他还没醒呢。”

“什么？小还丹是我向归藏大师再三求来的，一共只有六粒，回阳酒也是花了五年功夫才配酿出来的，你知道吗？”

“女儿知道，爹，你怪我了？”那副撒娇的神气，陈玄机只闻其声便可以想像得出。暗想道：“我与她素不相识，她竟如此待我。”萧韵兰对他热情如火，他从未动心，如今虽只是和云素素才见一面，却已被少女的柔情所困恼了。

云午阳又道：“好了，你妈妈的病怎么样，你去告诉她，我明早再去看她。”少女应了一声去了。

陈玄机继续听俩人的谈话，原来罗金峰是让云午阳将张士诚的旧部行踪打探清楚。云午阳让罗金峰三个月以后再来，到时他自有交待。

罗金峰刚走，角门又被人推开，这回进来的竟是上官天野。只听他对云午阳说道：“牟一粟遣弟子上官天野问候云老前辈！”

云午阳面色一变：“说谎，牟一粟不是今年八月才故世的么？”

这牟一粟是牟独逸的侄儿，继牟独逸之后，担任武当派的掌门。

上官天野道：“不错，正因家师故世，所以小辈才敢领受遗命前来。不知可容小辈拜见师姑？”

“那么，你便是武当派掌门了？”

“天野不才，承先师厚爱，不敢推辞，但待取回剑谱，便到武当山领受衣钵。”

云午阳冷笑道：“这剑谱是牟家之物，却不是武当派的东西，你若有我岳父独逸老人的遗书前来索取，或许我能还你。”

上官天野突然将话一转，道：“你若不还剑谱也可，但得将陈玄机还我。因为他是我打伤的，若给你致死，我又有何面目以对武林中人？”

陈玄机听了，大为感动，上官天野舍了掌门之位，为情敌求情，也算得上是一个英雄了。

云午阳双指一弹，挖到了上官天野的面门，上官天野回敬一掌，果然是武当派的嫡传手法，但倏然间不见了云午阳的身影，上官天野一惊，刚要退步，已给云午阳出指点中穴道，倒在地上。这是武林中罕见的一指禅功。

“爹爹，什么事？”云素素手拿两件衣服走了过来。

“一个小偷给我拿住了。素儿，这是你救的那个叫陈玄机的衣服吧？去把他唤来。”此时云午阳已断定女儿救下的少年便是陈玄机了。

门声一响，陈玄机已走了出来。

“小子，你父亲叫什么名字，在张士诚部下是什么官职？”云午阳从女儿手中的衣服上看到了一个鹰的标志。当年张士诚的近身侍卫，衣服上都是带有这个标志的。

陈玄机怔了怔。他只知父亲替张士诚打过江山，在最后的一次长江之战中战死，别的他一概不知，怕惹起母亲的悲伤，从不敢多问。但今天身份既已给云午阳道破，索性说道：“我受师友之托，前来杀你。”

“凭你也配。”云午阳说着，身形一晃，陈玄机已感到掌风飒然，几招过后，便知云午阳的功夫高他许多。只听云午阳道：“饶你这次，十年之后再来吧。”说罢，大手一伸，将陈玄机抓住，往外一抛，陈玄机有如腾云驾雾般，登时失去了知觉。

不知过了多久，陈玄机悠悠醒转，原来是在一个山洞里。

他的眼睛尚未睁开，就已闻到一股醉人的芳香，起先以为是云素素，但仔细一看，却是萧韵兰。

“你一定饿了，我去给你烤两只山兔。”萧韵兰说着，走出了山洞。

此时陈玄机心中，只有云素素一人，别无杂念，忽然一声长嘘，远远传来，陈玄机循声看去，只见山峰上一条人影西奔而去，转眼就不见了。是云午阳下山去了。

陈玄机呆了一会，想不透云午阳何以深夜下山，便身不由己地向山上的云家走去。突然听得有轻微的擦擦之声飘进耳鼓，是脚步声，而且不止一人。前面那人和后面那几个人相距约有数十丈之遥，但转眼之间，就到了陈玄机的前面，他急忙隐在大树的后面。

只见前面那个黑衣汉子冷然发话道：“石某顾念多年情份，你们难道真要追到云家，迫小弟决裂吗？”

话声入耳，陈玄机更惊得呆住了。想不到此人就是当年名震天下的石天铎。长江之战后，有人说他保护张士诚的儿子逃到漠北，也不知是真是假，却不料他竟在贺兰山中出现，而且是来找云午阳。

追踪石天铎而来的有三个人，一个道士，一个手长过膝，焦黄的脸上毫无表情，还有一个却是蒙古装束的武士。

月光之下，那道人扬起一面金牌，叫道：“我是奉了少主之命追你回去！公义私情都不许你叛主求荣。”

“七修道兄，当年我护送先太子单骑过江，一路之上，连毙朱元璋十八名好手，我若要卖主求荣，那锦衣卫总指挥的位置，也轮不到罗金峰来坐啦。”

那黄面老者接道：“石天铎你自恃武功，违抗天命，破坏复国大计，我先放你不过。”

石天铎哼了一声，道：“蒲坚，多年手足，你也忍心下这个毒手？”

那七修道人和蒲坚原都是张士诚旧部，武功十分了得。七

修道人剑法超绝，每一招都藏有七种不同的变化，他的道号也就是因为剑法而得名。那蒲坚曾在西凉山中跟一个奇人学技，练成了五禽掌法，那十指长甲含有剧毒，若被他插入皮肉，十二个时辰之内，便血坏身亡。

话不投机，三个人一起对石天铎发难。石天铎在三个强敌围攻之下，陷于苦战，应付渐感艰难。陈玄机偷看这一场恶战，直觉得惊心动魄。按说这几个人除那个蒙古武士外，都是他父亲旧日的同僚，但他不知谁是谁非，难于排解，也不敢出声。

猛听得石天铎一声长啸，凌空飞起，落下地时，手中已多了一支二尺来长的判官笔，叫道：“七修道兄，你迫得小弟和你们拚了。”声音颇是苍凉，又带着几分激愤。

石天铎的“铁掌神笔”也是名不虚传。激战中只听一阵断金戈玉之声，陈玄机幼习听风辨器之术，听出那是双方的兵器相交，刹那间，就碰击了七下！七修道人的剑法在一招之内，能发出七种不同的变化，而石天铎居然也在同一时间内，连挡他的一招七式，而且听那剑笔碰击的声音，似乎是石天铎占了上风。猛听得蒲坚一声狞笑，长臂一伸，声如裂帛。原来他趁着石天铎全神挡御七修道人杀招之际，猝然偷袭，左手五指长甲，已划破了石天铎肩头的衣服。石天铎一声长啸，显示了极其深厚的内功，反手一掌，将蒲坚打出了三丈开外，那蒙古武士不知死活，一鞭扫来，石天铎道：“念在旧日同僚情份，我放蒲坚回去。这厮可不许走啦。”话未说完，只见寒光一闪，判官笔插入了武士胸膛。

七修道人大叫道：“罢了，你杀了此人，少主心意更难挽回，咱们兄弟之情，今日断绝。”说完，背起蒲坚，如飞下山。

恶战收场，荒山又归静寂。陈玄机一颗心兀是跳个不休。月光下只见石天铎凝望山头，轻轻说道：“谁想到我这一生还会走进云家。我是去呢？还是不去？”此时强敌已退，他又犹豫不决了。陈玄机看见石天铎脸色奇异，比适才恶战之时更为可怕。过了半晌，石天铎又是一声长叹，摸出一个绣荷包，看了一

会，然后身形一晃，顷刻之间没了踪迹，也不知他是上了云家还是往回去了。

陈玄机从树后走出，不消半个时辰，又到了云家门外，听了一听，里面毫无声息，当下脚尖点地，一势“一鹤冲天”，飞越过短墙。刚一落地，忽听一声轻轻的叹息，陈玄机急忙躲入书房，从窗子向外一看，只见老梅树下，立着一个长发披肩，面容苍白的中年妇人，看来此人定是云午阳的夫人无疑了。

倏然间几朵梅花飘落，一条人影从树上跃下，正是石天铎。

“天铎，果然是你。”云夫人道。

“宝珠，你在这里等我？”

“嗯。我听到山下打斗之声，能挡住七修道人那一招七式剑法的，当今世上，除了午阳和你，恐怕不会有第三人了。”

从云夫人说话的口气中，石天铎已听出云午阳不在家，当下问道：“午阳兄不在？他这些年来，对你好吗？”

“他当年之所以娶我，全是为了我父亲那本剑谱，害得我们父女分离至今。”其实，那本剑谱是云夫人亲自偷的。当时她深深地爱着丈夫，丈夫叫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哪里会想到后来的这多变故。

原来二十年前，石天铎和云午阳都是宝珠父亲的晚辈，时常来往。当时云午阳已有妻子，宝珠倒是常和石天铎在一起。但后来云午阳的妻子战死长江，他到牟家来得更勤了，渐渐博得牟独逸父女的喜欢，最后牟宝珠终于将石天铎丢于身后，而下嫁了云午阳。牟宝珠帮云午阳偷了剑谱之后，逃到贺兰山中，从此与家人断了往来，而云午阳对她的温柔体贴渐渐消失，反倒对前妻的忆念更加深厚，更令牟宝珠感到伤心，想起石天铎对她的挚爱真情，实是在云午阳之上。只听云夫人继续说道：“从那以后，直到继承我父亲掌门之位的堂兄也死了，我才见到第一个从外家来的人。”

陈玄机听了，知道她说的是牟一票派来的上官天野，但她

却没说上官天野现在怎样了。

云夫人的满腔幽怨发泄出来，听得石天铎心如刀割，他道：“宝珠，见到了你一面，我本该心满意足，就此走开，但我一定要见到午阳兄。”他说着，叹了口气，掏出那个绣荷包，递给牟宝珠。

牟宝珠接过荷包，泪水禁不住流了下来。这是当年她送给石天铎的。过了一会，石天铎缓缓说道：“那年长江战败，我奉先太子逃到蒙古。后来先太子客死异域，我们便奉宗周做幼主。幼主复国心切，欲借蒙古之兵复国。”

陈玄机暗中听了，吃惊不小。这张宗周借了外兵，打回中原，岂不是开门纳虎？怕是复国不成，中华河山先自断送了。只听石天铎继续道：“可叹我的旧日同僚，无一人目光远大，反而人人称庆，想着将来借蒙古人之手与朱元璋争夺江山。此时幼主的心已无可挽回，他已发下了先帝的金牌，召集旧部。现在七修道人和蒲坚已经潜回中原，第一个要宣召的便是云午阳兄。我此来就是想让午阳兄转告国中旧友，共谋对策。”

云夫人叹声道：“最近我隐隐闻知，他将接受朱元璋礼聘，劝先帝的旧部降顺新朝，若然不肯，罗金峰就要按址搜捕了。我问过午阳，可他却心事重重的样子，不露半句口风。”

石天铎忽似想起一件事，问道：“你有没有见过一幅长江秋月的图画？”

“有啊，就在这书房里面。”

“是吗！好，让我看看。”

陈玄机一听，赶紧闪入书柜后面。却听石天铎沉声问道：“谁在里面？我好像听到什么声音。”

“不会有人的，可能是觅食的鼠儿。”云夫人说道。

陈玄机从窗户移到书柜后面，只几步之遥，而且轻到了极点，但仍给石天铎听出了动静。

俩人进了书房，云夫人点着了灯台，见石天铎凝神看画，神情有异，便问：“这画有什么古怪不成？”

“对了，就是这幅画！”石天铎点点头，继续说道：“你不知道？”

“云午阳有许多事情都瞒着我，岂止是这一件。”

石天铎道：“二十年前在长江决战的前夕，先帝自知不免，将所有的珍宝藏在了苏州一个隐避的地方，还有彭和尚所绘的一张军用的天下详图，谁得此图，便可成霸王之业。珍宝和地图的藏处，便在这画上留下了记号。当时先帝本来是要我带这幅图画走，但午阳兄说我保护太子逃亡，责任重大。保全此图，还是由他分担。这次幼主第一个宣召云午阳，固然是为了他这个人材，但这幅画也是其中一因。”石天铎说话的同时，也想到：如果云午阳真的接受了朱元璋的礼聘，那么这幅画就是无可比拟的贡礼。

云夫人听罢，吁了口气，说：“我看午阳既不能去蒙古，也不会听你的策划。这幅画……你就带走吧。”话音未落，忽听得嘿的一声冷笑，俩人回头一看，却见云午阳已站在门前。

“午阳兄，你回来了？我正有事要找你。”

云午阳掏出一块金牌，道：“我已把七修道人和蒲坚逐下山去，这面金牌却给扣了下来，免得他们再去游说其他朋友。”

石天铎大喜道：“午阳兄，你果然什么都知道了，你做得对极，小弟佩服！”

云午阳冷笑一声，双掌一搓，把那面四方金牌搓成了一根金条。石天铎又问道：“午阳兄，听说你见过罗金峰了，是这样吗？”

云午阳双目一张，精光电射道：“我喜欢见谁就见谁，今晚我就不喜欢见你。”

石天铎苦笑道：“既是云兄讨厌小弟，小弟告辞。”

“慢，这幅画你不要了吗？你深夜到此，岂能白来一趟。”

石天铎愠道：“午阳兄，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咱们兄弟数十年交情，这画你若留下，小弟也不勉强。”

云午阳打了一个哈哈，道：“亏你还提到交情二字。你来既

不是为了取画，又是做甚？你可知道，这是我的家，你当我是好欺负的吗？”

石天铎怒道：“云午阳，你把话说明白一点，我石天铎也是一条顶天立地的汉子。绝不会做对不起朋友的事情。”

云午阳面色一沉，戟指说道：“今日之事，说话多余。你既不走，云某此刻便要向你领教铁掌神笔的功夫。”说罢，摘下墙上的昆吾宝剑。

云夫人尖声叫到：“午阳，两虎相斗，必有一伤，你们这是何必呢？”

这时只听得石天铎淡淡地道：“我知你已练成达摩剑术，既然苦苦要伸量小弟，石某没奈何也只好舍命陪君子了。”要知道石天铎也是一代大侠，云午阳此时已将他迫到不能转圈的地步了。

月亮西沉，已是五更时分。俩人来到院子，只听“嗖”地一声，云午阳宝剑出鞘，寒光电射，道：“天铎，这把剑乃是切金断玉的宝剑，你小心了。”

石天铎道：“多谢提点，请进招过来吧。”

云午阳手控剑诀，蓦地一声长啸，昆吾剑扬空一闪，一招“流星赶月”，剑尖晃动，抖出了三朵剑花。这一剑刺出，飘忽莫测，那奇异变幻，已远在七修剑法之上了。

石天铎吃了一惊，暗想：“达摩剑法，果然非同小可。”横笔一封，笔尖一搭剑身，以攻为守，奋力连解三招。

只听得飒飒连响，与风声相应，精芒冷电，盖过了星月微光。云夫人倚窗观战，端的是透骨伤心。一个是同床共枕的丈夫，一个是青梅竹马的好友，而今却竟然以性命相拚。更为难堪的是，她也被卷入漩涡，此时若然上前劝解，无疑等于火上加油，事情只能更坏。想到此，索性闭了眼睛，任由他们龙争虎斗。忽听一片断金戈玉之声，云夫人不由睁眼一看，只见剑光掠过，那精铁所铸的判官笔已是损了三处缺口。

不但云夫人看得惊心动魄，陈玄机暗中偷听，也几乎要透

不过气来。紧张中暗暗惋惜，这两大高手的拚斗，一生也未必有机会能见一次，可惜只能以耳代目，那些神奇的招数，只能在兵器碰击声中想象得之。

斗转星移，玉兔西坠，院子里已是曙光微现。两大高手斗了上百招，兀是旗鼓相当，半斤八两。又是三十招过去，云午阳的剑招越迫越紧，剑势如虹，似已立于不败之地，再过数招，石天铎的肩头中了一剑，而云午阳也中了一掌。但看来竟是石天铎的伤较重。原来石天铎这时已是气衰力竭，掌力已减了一半，云午阳故意拚着受他一掌，乘机将他刺伤。

这一场恶斗看来已是渐近尾声，远不及先前的猛烈了。眼看石天铎就要血染尘土，云夫人正待不顾一切地奋身而出，忽听云午阳一声叱咤，石天铎的那只判官笔断为两截，云午阳一道剑光闪过之处，竟在石天铎身上留下了十八道伤口。

但见石天铎前走两步，惨然笑道：“午阳兄，从今之后，你的武功天下第一，世上无人再可与你争锋，小弟祝贺啦！”说完，倒地而亡。

云午阳眼光一瞥，忽见他肩头衣服被剑尖挑开之处遍布黑点，禁不住失声叫道：“咦，你受了蒲坚的毒爪之伤！”这才知道石天铎是受伤之后，强运内功，一面抵挡体内的毒气，一面与他过招的。若然他未受毒伤，这胜负还是难料啊。

云午阳叫了两声，可是石天铎已经永远不会答应了。云午阳手把宝剑，怔怔地站着。他除了心中最大的劲敌，换来的却只是内疚与凄凉。

残星明灭，晓露沾衣，院子里静寂如死。云夫人手捧画卷，来到石天铎的尸体旁，说道：“天铎，你放心，这卷画我必定送到你的家中，我要看待你的儿子，就象看待素素一样。”说完，转身飘去。

云午阳也一路悲歌，不知向何处去了。

院子里只有素素倚着梅枝，伤心痛哭，忽然感到一只温暖的手掌轻轻地抚摸她的头发。素素抬起头，叫了一声：“玄机。”

泪下得更多了。

“素素，别哭了。”

“玄机，上官天野告诉我，你有一位心上人儿。”

陈玄机笑道：“世上哪能再有比你更可爱的姑娘。那个人是上官天野心中顶可爱的姑娘。我的心中只有你。”

“真的？”素素疑惑地问。

“当然。上官天野在哪儿呢？”

“被爹爹囚禁在山洞里，我这就领你去。”云素素牵了陈玄机的手，走出后门，经过了一条曲曲折折的小径，没多久就来到一个山洞的前面，洞口两扇厚木大门紧紧关着。

陈玄机手刚一触木门，忽觉木质有异，轻轻一推，大门竟如纸糊一般，破碎成无数小块。陈玄机道：“这是被人用内力所震坏的。想是此人有意显露神通，把厚木的内部震碎，而外表一点也看不出来。”

云素素道：“不错，是被内家掌力所震。但当今天下，谁有这种内家掌力呢？”

陈玄机想：要是石天铎没死，这种事情他可以做到。但这不可能是他所为。那又是谁呢？

山洞里虽然也颇幽深，但洞口大门已开，阳光照进洞里，哪里还有上官天野的影子。

俩人往回走去。云素素道：“真是奇怪，自从那天见了你后，就好象你是我的亲人一般。”

陈玄机也道：“巧了，咱们的心思竟是一样。那日我醒来后，只瞧了你一眼，就觉得你象是我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妹子。”

俩人的手不知不觉的又紧紧握在一起，那是两心相知的喜悦。

“刚才我看洞壁上所画的图式，是不是达摩剑式？”陈玄机问道。

“对了，我所学的上面都有。”云素素大悟道：“达摩剑势所有招数都在洞壁上。我爹爹将上官天野关在里面，敢情是让他